



蔣復璁先生紀念座談會

國立中正文化中心郭董事長、國立故宮博物院周院長、蔣先生家屬及所有與會的來賓，大家好！九月二十一日是蔣復璁先生（西元一八九八至一九九〇）逝世二十周年，國家圖書館為紀念先生對圖書館界與博物館界的貢獻，特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共同舉辦紀念座談會，邀請學者故交追溯、緬懷、紀念先生對圖書、博物界的貢獻與影響外，並規劃小型展覽，包括：史料與證書、蒐購古籍資料、照片及手稿與著作。除了懷念先生在學術文化方面之卓越成就，另外透過這些珍貴文獻，讓我們再次感受先賢典範如何在動盪的大時代，擘劃文明事業，為國家、民族，也為人類精緻文化留下寶貴的史實。

已故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曾說：「歷來學術與事功，二者均有成就的學者並不多見，但慰堂先生是其中之一。」回顧先生與中華民國圖書及博物館事業的發展，的確如此，譬如在抗戰時期，先生不僅將中央圖書館籌備處推向正式成立，而且細心擘劃搶救名家散出善本珍籍，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從四川大後方到日軍及偽政權控制的淪陷區，若非先生與志士懷抱「以身殉書」，不張艱辛，數度潛入敵後，國內珍存漢簡唐鈔宋刻明槧，何以能保存至今？

先生一生事業有不少是創舉，他經常引用德國諺語「開始總是困難的」自勉。民國二十二年國立中央圖書館獲准籌備創設，過程輾路藍縷，先生鑑於政府經費挹注有限，便與商務印書館商洽合書館、博物館交流的舞臺。戰後，先生奉派為教育部京滬區特派員，主持文教接收，效率為各區之最，包括澤存文庫、以及各地日偽政權藏書，悉在先生的運籌帷幄下完成撥交與分配各地圖書館，同時在蘭州、西安與重慶相繼成立國立圖書館，有助於戰後知識服務的復員，居功至偉。

民國三十六年，二二八事件發生，翌年四月，先生受命擔任文化宣慰團團長，聯合央圖、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以及上海收藏家，各擇所藏精品，運臺展覽，為臺灣光復後國寶文化展覽之濫觴。同年，鑑於國軍在徐蚌戰役失利，層峰指示疏運重要文物運臺，本館圖書文物首批精品遂由海軍及招商局派軍艦及海輪於十二月二十六日運臺，合計二批共計四百六十六箱，而先生也二度來台視察。民國三十八年，先生奉派出席聯合國教育相關會議，同時考察歐陸圖書館事業。未料大陸情勢逆轉，廣州中央政府教育部設置了中央博物館聯合管理處，其中管理委員會先生未獲參與，遂於返國過程停留香港珠海書院擔任教席，未久獲臺灣大學延聘請中文系教授。民國四十三年八月一日，教育部張其昀部長有意振興學術，部令本館復館，同時批准先生復職。民國四十四年九月十九日，本館遷至南海學園館舍正式辦公。民國四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本館新廈落成典禮，當時閱覽大廳楹聯由先生親撰曰：

百萬冊辛勤搜集，多付秦灰。今屈指數來，珍存漢簡唐鈔宋刻明槧，皆瑯嬛秘笈，歷劫不磨。努力好古敏求，堪喜斯文猶在。十餘年慘澹經營，盡成陳跡。又從頭作起，粗備歐美典籍東西輿圖，是

知識寶庫，開卷有益。效法知難行易，必教失土重光。

簡單幾句就將本館使命、任務、願景，以及自我勉勵，一一點出，也道出館藏經歷戰時烽火的大時代背景。民國五十四年，先生獲聘國立故宮博物院在臺復院後首任院長，備兼本館館長。翌年先生方以院務繁忙辭去館長兼職，離開自民國二十二年起服務長達三十三年的國立中央圖書館。

除了圖書館與博物館事業，先生對於機關服務與研究人才的培養相當重視，今天在座的諸君或受教於先生的文史課程，或受業於先生的圖書館專業精神。以我本人為例，民國五十三年秋，我上的第一堂圖書館學正課即是來自於先生。先生在課堂上，經常帶著濃濃浙江口音勉勵同學們「不取名、不求利、不求升官發財」，令人印象深刻。他也經常勉勵圖書館科系學生，要立志到中央圖書館工作，要立志做中央圖書館館長，為社會大眾提供知識。

先生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也是孔子的尊崇者。他以宋史學者的身分，於民國六十三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先生既是位愛國者，又是教育家。先生的好友，教育界前輩劉真先生曾經形容他：「謹守『行事以忠、待人以誠、交友以信』的古訓，真正做到『言忠信、行篤敬』的儒家典型。」今日我們在國家圖書館，這座由先生一手打造的圖書館，緬懷先生志業，希望透過各位先進與前輩的口述，不只是讓我們這個小小的講堂空間充滿記憶的痕跡，也經由這段時空成為永恆的回憶。

每個民族都有他們一定的智慧與特色，每個時代與世代都有他們一定的偉大足跡與典範。蔣慰堂先生是廿世紀的中華瑰寶守護神，他的一生及其事蹟足以讓年輕的一輩了解先賢的智慧、遠見與膽識，並足供圖書館界、博物館界與文化界之永久典範。

現經蔣前館長哲嗣祖怡先生請求，此文我同意權充出版《蔣復璁先生傳記》序文，同時希望廣大的讀者能以我們的前輩蔣慰堂先生一生無私奉獻、弘揚吾中華文化的精神為楷模榜樣，學習繼承，發揚光大。

前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顧敏

民國九十九年九月於臺北